

諸子平議卷十七

莊子一

蜩與學鳩笑之曰

道遙游

鶴前鳩

樾謹按釋文曰學木或作鷗音頃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鷗斯萬下飛李善注卽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鷗鳩小鳥毛茛詩傳曰鷗斯鵠居鵠鳥也音鴟然則李氏所據木因作鷗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或蓋其決起而飛捨榆枋也有時能至有時不能至至則集于榆枋不至則投於地故曰時或不至而控於地也

樾謹按南上本有蹠字上文曰而後乃今將圖南故此卽承上文言也文選注正作奚以之九萬里而圖南爲之二蟲又何知

樾謹按郭象注曰二蟲謂蜩與鳩也此恐失之二蟲當謂蜩與鷗鳩下文曰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是所謂不知者謂小不足以知大也然則此云之二蟲又何知具謂蜩鳩二蟲明矣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人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間

樾謹按彭祖人名也然則冥靈大椿亦人名也猶上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蟲名也而高誘注淮南子應篇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則亦蟲名

子十七

二

也蓋論大年小年當以有血氣之屬言之故論小者則以蟲言朝菌也蟪蛄也蟲之中尤爲小年者也論大者則以人言冥靈也大椿也彭祖也人之中尤爲大年者也若祿以草木則不倫矣大椿疑本作大椿以八千歲爲春故以大椿名之漢有升大椿或卽取之此後人誤解爲木名遂加木旁作椿耳據釋文冥靈之冥亦或作楨卽其例也冥字不必從木則春字亦何必從木乎潘尼以木槿說朝菌司馬彪又以木槿說大椿幾乎無大小之辨足知其不然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撻譯按釋文棘李云湯時賢人此說得之矣又引簡文云一日湯廣大也棘狹小也則以湯棘爲鷗名是殆未讀列子者湯之間棘見列子湯問篇上文所說鷗鷺及冥靈大椿皆本是篇故以此結之明所言之有微也

吾將爲賓乎

撻謹按此本作吾將爲賓乎與上吾將爲名乎相對成文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其意已足吾將爲實乎當連下文讀之其文曰吾將爲賓乎鷗鷺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

子十七

三

子十七

四

所用天下爲益無所用天下則以實而言又不足爲矣故云吾將爲賓乎呂氏春秋求人篇載許由之言曰爲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爲與喫嗟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其爻與此大略相同彼云爲天下之不治與卽此云吾將爲名乎彼云自爲與卽此云吾將爲賓乎實與賓形似又涉上句實之賓也而誤不可以不正若如今本則爲賓卽是爲名兩文復矣

非不嗚然大也

撻謹按釋文嗚本亦作号僅作訥然說文弓部吳考

聲也嗚訥說文所無蓋皆号之俗體施之於此義不可通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李善注引此文作号當從之爾雅釋天元枵虛也虛則有大義故曰枵然大也釋文引李云枵然虛大貌是固以枵字之義說之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撻謹按釋文引司馬云文拆如龜文也又云如龜學縮也義皆未安向云拘坼也郭注亦云能令手不拘坼然則龜字宜卽讀如拘益龜有三音後漢西域傳龜茲讀曰王慈是也古王音與區同故亦得讀如拘矣拘之言拘擎也不龜者不拘擎也龜文之說雖非

擊繩之說則是但不必以如龜爲說耳

賂焉似喪其耦齊物論

撻譯接喪其耦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爲耦則非也耦當讀爲寓寓寄也神奇於

身故謂身爲寓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撻謹按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禮說文土部由壤也蓋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

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籍然則大塊非
地而何

小知閒閒

樾謹按廣雅釋詁閒視也小知閒閒當從此義謂好
觀察人也釋文曰有所閒別非是

故爲是舉筵與楹鷩與西施恢恠怪道通爲一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彪說以筵爲屋梁楹爲屋柱故
郭注曰筵橫而楹縱然說文艸部筵莖也屋梁之說
初非本義漢書東方朔傳以筵撞鍾文選答客難篇
筵作筵李善注引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

子十七

五

豈能發其音聲哉筵與筵通是古書言筵者謂其小
也筵與楹以大小言屬與西施以好醜言舊說非是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樾謹按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絃也然以文之綸終
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訓
綸爲緒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
以堅白之味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爲文周易繫辭
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
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
與論通淮南與明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

莊子評議

以文之所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
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
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故下曰終身無成也郭注尚
未達其旨

有綸有義

樾謹按釋文云崔本作有論有議當從之下文云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又
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彼所謂分
辯卽此有分有辯然則彼所謂論議卽此有論有議
矣

子十七

六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之夫子

樾謹按瞿鵠子必七十子之後人所稱聞之夫子謂
聞之孔子也下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焚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丘即是孔子名曰瞿鵠子述孔子
之言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也而讀者不達其意誤
以丘也爲長梧子自稱其名故釋文云長梧子崔云
名丘此大不然下文云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
亦夢也夫子者長梧子自謂也既云丘與女皆夢又
云予亦夢則安得卽以丘爲長梧子之名乎

技經首綮之未嘗

養生主

椎謹按郭注曰技之外也當遊刃於空未嘗繩於

微礙也是以教經爲教之所經殊不成義技經背綮

四字必當平列釋文曰情說文作旨字林同著骨肉也

曰骨節肉也繁司馬云猶結處也是骨緊致就

牛身言技經亦當同之技疑教字之誤素問三部九

機論治其經絡王注引靈樞經曰經脈爲裏支而橫

者爲絡古字枝與支通枝謂枝脈經謂經私枝經猶

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竅於游刃庖丁惟

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

子十七

七

椎謹按郭注曰中骨而折刀也此於文義未合上文

云良庖熟更刀則割以用力言則折亦以用力言
折謂折骨非謂刀折也袁元年左傳曰無折骨

指窮於爲薪火傍也不知其盡也

椎謹按郭注曰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

之理故火傍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爲之訓前亦

本知何義郭注升也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

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

之則有所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傍則忽然而不知其

薪之盡也郭得其讀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燔

火也則并失其讀矣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人則否

椎謹按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爲文當讀
如木字有者有字之誤釋文云崔木作育云讀也說

文貝詰讀角也讀者有此有字鄭箋之段字經傳每
以鬻爲之鬻亦賣者也以人惡者其美謂以人之惡
鬻已之美也

是皆脩其身以下歸拊人之民

椎謹按下字節文脩其身以偃拊人之民不富有下
字沙平攻以下拂其上者也因而誤衍耳

子十七

八

大抵或法而不謀

椎謹按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

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謀四字爲勾列禦寇屬形

譯成光翟互曰謀使辟也此謀字義與彼同謂有法

度而不便僻也李訓安崔説開謀竝失其義

竝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椎謹按上文云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止於聽傳寫

誤倒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爲用止於

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

以心之義言心之用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
符之旨合也言與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
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以
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而待氣性之自得此虛
以待物者也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
成句矣

嘗彼閭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樾謹按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倣真篇作虛室
生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
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可證止

子十七

九

止連文之誤

妄則其信之也莫
樾謹按郭注曰莫然疑之此說非也莫然疑之不可
但謂之莫且既云信之又何云疑乎莫者無也猶曰
莫信之也不曰安則莫信之而曰妄則其信之也莫
取與上下句法一律耳

始乎諒常卒乎鄙

樾謹按諒與鄙文不相對上文云始乎陽常卒乎陰
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對而諒鄙不相對
諒疑諸字之誤諸讀爲都爾雅釋地宋有孟諸史記

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鄙常卒乎鄙都鄙正
相對因字通作諸又誤作諒遂失其旨矣淮南子證
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舊稿志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樾謹按由用也經傳由字訓用者不可枚舉此當以
九字爲句設疑說字之誤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且
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忿數與忿說同禮記儒行
篇述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是其證也忿
怒之說無所用其巧言偏辭故曰忿說無由巧言偏

子十七

十

猶無由卽無用也下文獸死不擇音卽申明此句之
義無用乃言偏辭所謂不擇音也郭氏不知由之訓
用乃曰夫忘怒之往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
失當是讀故忿設無由五字爲句巧言偏辭上必更
有一由字於義方足是可知其非矣

過度益也

樾謹按益當讀爲溢言過其度則溢矣上文曰夫兩
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是其義
惡成不及改

樾謹接不及改極言其速也改且不及速可知矣上

句曰美成在久此云惡成不及改文不一律而義相

準言美成之久而惡成之速也正見惡易而美難郭

注未達其旨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樾謹按旁讀爲方古字通用尚書皋陶謨篇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甫刑篇方告無事于上論衡變動篇方作旁竚其證也在宥篇出入無旁卽出入無方此木書段旁爲方之證詩正月篇民今方殆鄭箋云方且也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舟者且十數也釋文引崔曰旁旁枝也蓋不知旁爲

子十七

士

方段字故語詞而誤以爲實義矣

大枝折小枝泄

樾謹按釋文引崔云泄洩同然洩字之義於此無取殆非也泄音讀爲泄苟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泄楊注口摶牽引也小枝摶謂見牽引也詩七月篇取彼斧所以伐遠楊卽此所云大枝折也又曰猗彼女桑卽此所云小枝摶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卽小枝矣

猗乃摶之段字說文手部摶偏引也是與摶同義說

詳羣經平議

故解之以牛之白頸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

不可以適河

樾謹按郭注曰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驛具然後敢用此既於故解之三字殊不可通上云宋有刑氏者宜執拍桑司馬云荆氏地名也疑此文解字亦

是地名蓋各舉其地所有之事爲說也僖十五年左傳貉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杜預注解梁城曰河東解縣此所云解卽其地矣解地近河故相傳以牛之白頸者厭之亢鼻者人有痔病者爲不可以適河也

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子十七

士

樾謹按如商古通用此如字當讀爲而而卽爾也蓋指鳳而言郭注以何如連讀非是

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

樾謹接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兩句相對彼爲己三字總冒此兩句郭讀彼爲己以其知爲句得其心以其心爲句而以得其常心四字屬下讀失之

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

樾謹按在疑正字之誤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與下文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兩文相對舜爲大聖其

正之義易見故不煩申說松柏則二木耳其正之義
則見故必著冬夏青青一句以明之莊子行文錯綜
變化未可以後世之文法繩之也學者不達而臆改
爲在失之矣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樾謹按賓賓之義釋文引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
也崔云有所親疎也顏文云好容貌皆望文生義未
達古訓賓賓猶頻頻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頃并閭
顏注曰頻字或作賓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
說文口部作國步斯曠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

子十七

古

理志作海濱廣渴是皆賓聲頻聲相通之證廣雅釋
訓頻頻比也楊子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鬻斯
皆可謂此賓賓之義

彼且鞶以淑誕幻怪之名聞

樾謹按淑與誕語意不倫淑說當讀爲弔誕齊物論
篇其名爲弔誕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
六年左傳吳天不中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作閔天
不淑是其證矣

適見獨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昫若皆棄之而走

樾謹接昫若猶恂然也徐無鬼篇眾徂見之恂然棄

而走此云恂淳破云恂然文異義同恂恂竚響之段
字說文今部鈞驚辭也從今甸辯恂亦從甸聲故
得通用釋文引司馬曰驚貌得之矣恂若皆棄之而
走言狃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其爲死母就之
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恂若二字以其子言
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然
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云不見已焉爾不
得類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母之目尚動
是其才德未去何爲以失類而走乎

子十七

古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大宗師

樾謹接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
也在眾人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
自以爲得矣真人不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正文明言過郭注謂全當而無過失之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樾謹接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揖崔云或作揖所以行
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卽背字故郭
注曰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
正作捐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樾謹按郭注曰與物同竝而非朋黨是訓義爲竝朋

爲黨望文生訓殊爲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

當讀爲峨峨與義就從我聲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

義然義然卽峨然也朋讀爲嘲易復系辭朋來无咎

漢書五行志引作嘲來無咎是也其狀峨而不嘲者

言其狀峨然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高也釋

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

峨薛綜注曰峨峨高大也天道篇義然卽可以此說

之郭不知義爲峨之假字於此文則訓爲宜於彼文

子十七

卷

則曰蹠跋自抬之貌皆就本字爲說失之

與乎其觚而不望也

樾謹按郭注曰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是讀觚爲孤然

與不望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棱也亦與不

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釋文主篇技經有堅之未當

而況大輒乎釋文引崔云槃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輒

字骨之槃結是至堅者也輒而不堅是謂真人崔不

知觚輒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屬乎其似世乎

樾謹按郭注曰至人無曆與世同行故若屬也此注

殊不可通且如注意當云世乎其似屬不當反言其

似世也今按世乃泰之沒字荀子榮辱篇橋泄者人

之殃也劉氏合拱補注曰橋泄卽驕泰之異文荀子

他篇或作汰或作汰或作泰皆同漏泄之泄古多與

外大害敗爲韵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泄不可以

得士爲證然則以世爲泰猶以泄爲泰也猛厲與矯

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崔本作廣廣大亦與泰義相

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皆不可通

矣

子十七

卷

樾謹按釋文曰循本亦作修兩得然下文曰以德爲

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則自以作循爲是說

文子部循順行也故曰與有足者至於丘若修字則

無義矣蓋字相似而誤陸氏以爲兩得非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樾謹按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

走其義難通山疑當讀爲汕爾雅釋器翼謂之汕詩

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汕汕櫟也箋云今之療罟也藏

舟藏汕疑皆以漁者言恐爲人所竊故藏之乃世俗

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爲喻耳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

樾謹按下云在太極之下而不爲深明此當云在太極之上方與高義相應今作在太極之先則不與高義相應而轉與下文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義相複矣周易繫辭傳曰易有太極釋文曰太極天也然則莊子原文疑本作在太極之上猶云在天之上也後來說周易者皆以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於是疑太極當以先後言不當以上下言乃改太極之上爲太極之先而於義不可通矣淮南子覽冥篇曰引類於

老子十七

七

太極之上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樾謹按爾雅釋詁朝早也朝徹猶早達也郭注曰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正得其義釋文引李云不宗朝而達徹則當爲不朝徹矣

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

樾謹按此當作子來有病下文曰俄而子來有病當作子與有病何以明之淮南子精神篇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僵僵脊管高子項脣下迫頤兩脾在

上燭潛指天鈞匱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卽本莊子之文而作子求求者來字之誤尚書呂刑篇惟貨惟來馬融本來作求是其例也釋文引崔譔云淮南作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永亦求字之誤也若是子與則與求與永絕不相似無緣致誤故知此文本作子來與下文傳寫互易矣

予因以求時夜

樾謹按釋文云一本無求字當從之下云漫假而化于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鵠蓋以彈求鵠乃可

老子十七

大

爲炙故曰因以求鵠若鵠則自能時夜既化予之

左臂以爲鵠則因以時夜可矣又何求焉求字卽涉下句而衍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樾謹按定疑足字之誤穿池而養給無事而生足兩句一律結亦足也足與定字形相似而誤管子中匡篇功定以得天與失天共人事一也今本定誤作足與此正可互證

雖萬物而不爲義

樾謹按釐卽說文釐字其或體作釐古或以齊爲之

周官酒人曠五齊七醞七菹三漁是也菹與菹醢爲詞類之傍整萬物猶云菹醢萬物故天道篇云整萬物而不爲戾郭於此無注彼注云變而相雜故曰整

是訓整爲雜也蓋整合眾味而成釋名釋飲食曰菹濟也與諸味相濟成也故有相雜之義列禦寇篇使人輕乎貴老而贍其所憇釋文曰雜亂也亂與雜義同然云雜萬物而不爲戾則義有未安矣知此遊篇若儒墨者師以是非相雜也此則當訓爲雜蓋儒墨兩家是非緣起故雜也郭訓爲和義雖相通然言固各有當矣

子十七

充

日中始何以語女

應帝王

樾謹按經文引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者也此恐不然中始人名日猶云日者也謂日者中始何以語女也亥七年左傳日猶不暭寢二十六年傳日其過此也昭七年傳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十六年傳日起諸夫環竝與此日字同義李以日中始三字爲人姓名失之矣崔本無日字

何問之不豫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豫厭也楚辭惜誦寫行姓直而不豫今王逸注亦曰豫厭也是豫之訓厭乃是古義無

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教曰何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簡文云豫悅也殊失其義汝又何吊以治天下誠子之心爲

樾謹按吊未詳何字釋文曰徐音冀又魚例反司馬云法也一本作廩以諸說參考之疑吊乃泉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卽泉之義也然字雖是泉而義則非泉當讀爲廩廩木從泉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或止作泉也一本作廩者破段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夢語謂之廩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曰汝又何吊以治天下

子十七

羊

感子之心爲

有人於此櫛疾彊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勑

樾謹按經文引崔云所在疾彊梁之人也則字當爲櫛疾又引李云敏疾如櫛也簡文云如櫛應聲之疾則字當爲櫛疾疑莊子原文木作鄉故各以意讀之耳文選羽獵賦櫛習如神善注曰櫛猶疾也櫛與櫛同音與音同然則櫛自有疾義櫛疾連文櫛亦疾也自以作櫛爲長矣惟自來讀者皆以櫛疾彊梁爲句物微疏明爲句殊不可通此當於微字勑字絕句讀爲勿古字通用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閒之論衡

謹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是也天道篇中心物惟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此物勿通用見於本書者微去也。經疾邪梁物微者言譽疾惡梁而勿去也與疏明學道不勤用對爲文皆以大字爲一句因學者不知物爲勿之假字故失其譖矣。

萌乎不震不正

樾諱按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謬不止當從之罪讀爲罪說文山部作𡇗云山貌是也謬卽震之異文不謬不止者不動不止也故以罪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

子十七

王

作不謬不止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子之先生不齊

樾諱按下文郭注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闕天者莫見其辨故似不齊雖誤音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同然則向郭皆讀齊如本字釋文音側皆反非是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樾諱按勝當讀爲朕勝本從朕聲故得通用莫朕者無朕也言無朕兆也郭注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而元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居其間也此泥本字爲說未達段指之旨列子黃帝篇正作向吾示之以太沖

莫朕張湛引向秀注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元周萬方莫見其迹郭注正竊用向說但以不達段指之旨改其末四字耳。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樾諱按審司馬云澑爲蟠蟠聚也崔本作澑云回流所鍾之域也今以字義求之則實當爲澑說文水部瀟大波也從水斿聲作潘者字之省司馬彪讀爲蟠誤也郭本作審則失其字矣又按列子黃帝篇云鯢旋之潘爲澑止水之潘爲澑流水之潘爲澑濁水之

子十七

王

潘爲澑汎水之潘爲澑汎水之潘爲澑雍水之潘爲澑汎水之潘爲澑肥水之潘爲澑是爲九澑焉九澑全列然於上下文殊不相屬疑爲它處之錯節莊子所見已然雖不敢徑去而實非本篇文義所繫故聊舉其三耳。

諸子平議卷十七

諸子平議卷十八

德清俞樾

莊子二

駢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贊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駢母

樾謹按性之言生也駢母枝唐生而已然者也故曰出乎性附贊縣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德者所以生者也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母枝出乎性而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贊縣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德猶容也司馬云

子十八

一

性入之本體也混性與德與形而一之殊失其旨

而離朱是已

樾謹按而如古通用而離朱是已猶云如離朱是已

下文而師曠而曾史而湯墨並同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樾謹按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今世之仁人萬目而憂世之患

難有義泰路寢馬蹄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樾謹按國語周語好盡言以招人過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漢書陳勝博贊招八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文招字亦當訓舉而讀爲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

當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非矣

樾謹按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古者書儀但爲義是後卽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服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容異名同實蓋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

燒之剝之刻之雒之

樾謹按司馬彪解雒之曰謂羈絏其頭也是以雒爲絡之限字然下文連之以羈絏乃始言羈絡之事此恐非也雖疑當爲烙說文火部新附有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火烙其皮毛爲識卽其事矣

夫赫胥氏之時

子十八

三

樾謹按釋文引司馬云赫胥時上古帝王也此爲允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此望文生訓殊不足據炎帝卽神農也胠篋篇旣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卽列子書所稱赫胥氏華與赫一聲之轉耳廣雅釋器赫赤也而古人名赤者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是華亦赤也赤謂之赫亦謂之華可證赫胥之卽華胥矣

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此卽上文而斷之不當作疑詞下

文曰故舊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則因此文而推論之用者乎作問詞宜有不字矣此文不字卽涉下文而衍

故田成子有平盜城之名而身處驕婢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謀十二世有齊國

樾謹按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啻追從敬仲數起疑莊子原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齊國也古書遇

子十八

四

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二有齊國傳寫首誤倒之則爲一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脣竭則箇寒

樾謹按此竭字當讀爲揭其尾之竭說文篆篆說解曰揭其尾故謂之豕是也蓋竭之本義爲負舉竭其尾卽舉其尾也此云脣竭者謂反舉其脣以向上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聖之利者

樾謹按此二十一字作一句讀蓋揭諸侯竊仁義云

云皆大盜之利也人苟逐於大盜之利則必軒冕弗

能勸斧鉞鼎能禁如卜文所云矣郭注曰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是誤以逐屬大盜言失其旨并失其讀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在右

樊謹按釋文毗如字司馬云助也

一云并也然下文

云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助已不可通訓并更爲失之矣此毗字當讀爲毗劉暴樂之毗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止曰劉詩桑柔篇持采其劉是也或止曰毗此

子十八

五

言毗於陽毗於陰是也暴樂毛傳作爆燐鄭箋云持采之則爆燐而疏然則爆燐猶剝落也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喜則陽陽大怒則陽陰毗陰毗陽言傷陰陽之和也故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若從司馬訓毗爲助則下三句不貫矣淮南子原道篇人大怒破陰大喜降陽與此同義

其動也縣而天

樊謹按釋文曰向本無而字當從之郭注曰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以係天釋縣天疑其所據本亦無而字也而與天象文相似而卽天字之誤而衍者

故實者伏處大山巔峯之下

樊謹按釋文大山音泰亦如字當以讀如字爲是此

泛言山之大者不必東嶽泰山也峯當爲湛文選耳

禪文漢賦飛鴻李注曰湛深也巔峯猶深巔因其以

山巔言故變從水者而從山耳山言其大巔言其深

義正相應學者不達其義而音大爲泰失之矣田子

方篇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漏釋文大音泰失與此同文選風賦緣泰山之阿古詩洋洋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夫風之所緣竹之所生非必泰山也其原文應並作大山泛言山之大者後人誤讀

子十八

六

爲秦并改作泰耳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杼楊接梧也仁義之不爲桎梏繫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盜跖嚆矢也

樊謹按鳴矢未詳何物向云矢之鳴者也則因其字從口而爲之說崔本作鶡云鶡可爲箭此更曲說未聞矢以蒿爲之也釋文柄或作矯矯採也疑古本如此說文矢部矯採箭箙也漢書嚴安傳有矯矯控弦之箙之則皆人也矯字見說文本部云矯木也是凡接續字本當作接櫛者杼楊之櫛也枘者柵

枯之孔也。言聖知爲指楊接其摺仁義爲柱。枯整其
枘。曾史爲桀跖爲具矢也。淮南子有大者爲柱。梁小
者爲棟。圓之說鄭康成注考工記有圓其樞。枘之說
則誤以核固鑿枘爲皆二字連文。自漢世已然。釋文
所引諸說。究其皆誤矣。

禍及止蟲

憾謹按止蟲卽豸蟲也。爾雅釋蟲有足謂之蟲無足
謂之豸。是也。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正義曰蛾音豸
直起反直起之音與止相近。宣十七年左傳庶有豸
乎豸卽止也。此云禍及止蟲止卽豸也。

子十八

七

吐爾聰明

憾謹按吐當作杜。言杜塞其聰明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憾謹按郭勵不可以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當
讀不可以物爲句物而不物爲句。

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

憾謹按郭於撓撓下出注曰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
使復歸自動之性。卽無爲之至也。此未得其解。爾雅
釋詁適往也。然則適後猶往復也。撓撓亂也。廣雅釋
詁撓亂也。重言之則爲虎撓矣。適復之撓撓此世俗

之人所以不能獨往獨來也。惟大人則提挈其適復
之撓撓者而與之其游於無端故曰挈汝適復之撓
撓以游無端二句本上一句郭失其解并失其讀矣
應於禮而不詩。

憾謹按諱讀爲達。達諱竝從韻聲。故廣雅釋詁曰諱
避也。韋昭注周語晉語竝曰達避也是二字聲近義
通。應於禮而不諱卽不達也。郭注曰自然應禮非由
忌諱則失之迂曲矣。

夫子曰夫道囊藏萬物者也。

天地

憾謹按此與下節竝冠以夫子曰釋文引司馬云莊

子十八

八

子也。一云老子也。然下文有云夫子問于老子。則
夫子非老子明矣。據下老子答辭曰。三子告若而所
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問老子者。自是孔子故釋
文曰夫子仲尼也。以後例前則此兩夫子曰亦是孔
子之言矣。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稱乎其事心之大也

憾謹按郭注曰心大故事無不容也。此未得事字之
義。事心猶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
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停也。停立也。竝
其證也。如郭注則是。心足以容事而非事心矣。呂氏

春秋論人篇事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義與此同足證郭注之誤

方且爲緒使

樾謹按緒使疑本作使緒故郭注曰應與後世事役

之端以事役字釋俠字以端字釋緒字也下句曰方且爲物緒使緒物緒兩文相對言爲事作端緒爲物作緒東也君作緒使不特意不可通且與下句不倫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樾謹按風當讀爲凡猶云信其大凡也風本從凡聲

子十八

九

故得通用

汝將固驚邪

樾謹按固讀爲胡胡固並微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

驚邪言汝與真渾沌遇則不驚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爲之管子化雖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皆以故爲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曰固猶故也然則以固爲胡猶以故爲胡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

樾謹按祈字無義司馬云祈求也周易云予雖祈禱足矣郭注云雖我有求禱至道之情則又增出祈字殆皆非也祈疑所字之誤言天下皆惑予雖有所禱往不可得也祈所字形相似故誤耳下同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

樾謹按二缶鍾之文未知何義釋文云缶應作垂鐘應作踵言垂腳空中必不得有之適也此於莊子之意不合所適謂所之也郭注曰名目信據故不知所之是也如陸氏說則以適爲適意之適當云不得其所適不當云所適不得也今按鍾當作踵而二則一字

子十八

十

之誤缶則金字之誤金下從止缶字俗作缶其下夾從止兩形相似因致誤耳文選欵逝賦注引字林曰企金舉踵也一切經音義十五引通俗文曰舉踵曰企然則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一企踵惑則已不得其所適矣故下云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禱具庸可得邪以天下惑者勝其地之大以一企踵惑極言其地之小也上文二人惑則勢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禱不可得也以天下對二人言則以人之多寡言此以天下對一企踵言則以地之廣狹言一企踵誤爲

二缶鍾則不得其義矣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

天道

樾謹按上文天道帝道聖道並列此云明於天承天道而言通於聖承聖道而言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承帝道而言曰六曰四極言其無所不通無所不辟也天下篇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是其義也釋文以六氣四方說之則非言帝王之德矣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樾謹按郭注曰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此未得其義

下文云原省己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子十八

士

之然則此時尚未有是非未有賞罰又何罪責之有乎今按省之言省察也原與省同義晏子春秋問下篇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管子戒篇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是原省義同也蓋既因物而任之又從而原省之於是其是非可得而賞罰可加矣

賓禮樂

樾謹按賓當讀爲擯謂擯斥禮樂也與上句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爲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遠生篇曰賓於鄉里逐於州部此卽假賓爲擯之

證

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樾謹按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衍不守莊子之意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彼之情則衍所情乎得情者莫如言矣而知者不諳言者不知世又何從識之哉正見得彼之情不在形色名聲也此二十七字本一氣相屬妄增不字則語意隔絕果字則字上下相應之妙全失矣達生篇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亦衍不字而如古通

子十八

士

用如養形果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兩句一氣今衍不字則亦隔絕矣凡此皆淺人拘泥字句者所妄加不達莊子文法也

孰隆施是

人通

樾謹按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也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厖降之降蓋隆從降聲古音本同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降是古字通用之證

天有六極五常

撻謹按六經五常既洪範之五福六極出清與祥

古字通儀體上虞禮記萬物常事鄭注曰古文當爲祥是其諦也說文帝都祥福也然則五常即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備其卽謂禹所受之洛者九類乎

一死一生一貴一起所當無窮而一不可待

撻謹按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商將軍文子篇別一諸侯之相也盧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爲法則君子篇一皆善也謂之聖楊注曰一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

子十八

古

合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舊而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

撻謹按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聚周易萃象傳

衆以正也釋文曰聚苟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

古曰取讀如離記聚處之聚是聚取古通用

故西施病心而膳其里其里之鄰人見而美之歸亦掩

心而膳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撻謹按兩其里字皆不當疎病心而曠捧心而曠文

義甚明若作曠其里則不可通矣皆涉下句而衍

外無正而不行

撻謹按正乃四字之誤禮記繙衣篇唯君子能好其

正鄭注曰正當爲四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云中無主而不止外無匹而不行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因匹誤爲正郭注遂以正已爲說殊非其義則陽篇自外入者有主而

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誤與此同大白鵠之相視眸子不逕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

子十八

古

於下風而化

撻謹按商注一本作而風化當從之郭注曰鳩以眸子相視雌曰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是郭所據本兩句皆作風化故總釋之如此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撻謹按質當讀爲至史記蘇秦傳趙得講於魏至公

子延索隱曰至當爲質謂以公子延爲質也是至質

古通用至可爲質亦可爲至矣道德之質卽道德

之至也天道篇曰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文與此同而字正作至是其明證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劉蕡

穀謹按休焉二字傳寫誤倒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與此

文法相似可據訂正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第十一

穀謹按釋文滑音晉亂也崔云治也此當從崔說爲長上文雜恆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崔生篇亦訓治蓋二句一義繕也滑也皆治也故曰求復其初求致其明若訓滑爲亂則與求字之義不貫矣滑得訓治者

子十八

主

滑猶汨也說文水部汨治水也是其義也玉篇手部曰汨亦汨字然則滑之與汨猶捐之與捐矣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穀謹按郭注曰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是偏爲一偏之偏故郭以一體一志說之釋文作偏而音遍非是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穀謹按說文二字連文詩曰不識不知是識知同義故遠言之曰識知也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諸家皆斷識字爲句

非是向木作賦尤非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

秋水

穀謹按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訓卒爲衆崔訓卒爲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啻以人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閒世篇卒然相之釋文曰率或作卒是率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爲卒因改大爲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間之盜跖篇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于此不可通矣大率者幾計之辭上云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又云計中國之在海內計興大率其義正同

子十八

主

梁麗可以衝城

穀謹按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然小船與屋棟皆非所以衝城詩皇矣篇與爾聯衝毛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正義曰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然則此云可以衝城其爲是車明矣徐無鬼篇君亦必無陳禡列於麗譙之間郭注曰麗譙高樓也司馬曰麗譙樓觀名也此所云梁麗疑是車之有樓者若左傳所稱樓車矣文選辨亡論衝棚息於朔野李善注曰字舊作樓樓也可爲衝車有樓之證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洞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樾謹按海字當在日夫二字之下。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至樂

樾謹按郭注曰：唯中庸之德爲然。此不知何義？殆不得其旨而妄說也。蹲循當讀爲逡巡。古書逡巡字或作逡遁。漢鄭固碑逡遁退讓是也。此又作蹲循者據外物篇師弟子而跋於冢水釋文引字林云：跋古蹲字然則蹲循者跋循也。漢碑作逡遁。莊子書作蹲循。字異而音義同矣。忠諫不聽，蹲循勿爭，謂人主不聽若果養乎？子果就乎？

子十八

七

忠諫則爲人臣者當逡巡而退，勿與之爭也。下文曰：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言子胥事不聽忠諫之君。

而必欲與之爭，故殘其形也。學者不逡蹲循之義，失其解。莊子引古語以起下文，其意亦不顯矣。

樾謹按養當讀爲慈爾雅釋詁：慈，愛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慈與歡對猶憂與樂對也。言若之死非憂予之生非樂也。慈與養古字通。詩二子乘舟篇：中心養養。傳訓養爲憂。卽本雅詁矣。司馬本養作暮。乃字之誤。

胡蝶胥也。

樾謹按釋文曰：胡蝶胥也。一名胥也。此失其義。當屬下句讀之末云：胡蝶胥也。化而爲蟲與下文碑根千日爲鳥前文相對。千日爲鳥言其久也。胥也化而爲蟲言其速也。列子天瑞篇釋文曰：胥少也謂少時也。得其義矣。

人又反入於機。

樾謹按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軒生乎九猷釋文引李注曰：九宜爲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

子十八

六

正作人久入於機。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遠生

樾謹按凝當作疑。下文梓慶削木爲鐫鐫成見者驚猶鬼神。卽此所謂乃凝於神也。列子黃帝篇正作疑。張良注曰：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可。據以訂正。

覆郤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樾謹按詳接萬下脫物字。此本以覆郤萬物爲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爲句。方者竝也。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故方有竝義。荀子致仕篇莫不明通方起以向盡矣。楊注曰：方起竝起。漢書楊雄傳雖方征僑與偓

全兮師古注曰方謂竝行也皆其證也方陳乎前謂萬物竝陳乎前也今上句狀物字而以方字屬上讀則所謂陳前者果何指歟鄭注曰覆卻雖多而猶不以經懷是其所據本有物字蓋正文是萬物故以多言若如今本作萬方當以廣大言不當以多言也列子黃帝篇正作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可據以訂正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

樾謹按無不走也語意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

至門奉貲富也亦殊迂曲走乃趣之壞字文選幽通

子十八

玄

賦李善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趣義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氏春秋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薄衆居衆無不趨高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子人間篇曰張毅好恭過官室廊廟必趨見門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耳

沈有履窟有譽

樾謹按司馬云沈水汙泥也則當與水有因象等句相次不當與窟有譽相次也沈當爲堪樾從其聲沈從穴聲兩音相近詩蕩篇具命賦謀說文心部引作

天命懶恍常康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康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堪之通作沈猶謹之通作耽矣白華篇印堪於堪毛傳曰堪窟也是堪窟同類故以堪有窟窟有譽竝言之耳鄭梓諱字憲謹卽堪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裨湛湛亦堪之段字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然則以沈爲堪卽以湛爲堪也

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樾謹按委蛇未詳何物李云大鳥食蛇然未聞養鳥

子十八

辛

者必食之以蛇也司馬云委蛇泥鱗此亦臆說今接至樂篇云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墮陸浮之江湖食之以鱗鰐委蛇而處然則此文宜亦當云食之以鱗鰐委蛇而處傳寫有闕文耳且云委蛇而處方與下句則平陸而已矣文氣相承若無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

樾謹按此本作一下一上以和爲量上與量爲韵今作一上一下失其韵矣古书往往倒文以協韵後人不知而誤改者甚多秋水篇無東無西始於元冥反

於大通亦後人所改莊子原本作無西無東與通爲韵也王氏念孫已訂正矣

尊則議

樾謹按議當讀爲俄詩賓之切磋篇側弁之俄鄭箋云俄傾貌尊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書俄字或以義爲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讀爲之晉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讎亦俄也謂法制不傾喪也又或以儀爲之荀子成相篇君法儀禁不爲儀亦俄也謂君法傾喪則當禁使不爲也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

子十八

主

樾謹按崔譔本無離字而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

呂氏春秋慎人篇解底不居高誘訓居爲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學者不達居字之旨而習於中庸不可須臾離之文遂妄加離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王獨不見夫臘猿乎其得朴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闊

樾謹按郭注曰適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長爲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爲未合何馬云兩枝相去

長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得朴梓豫章則申其屬居其上而自爲君長也故曰

王長其闊釋文王往况反艮丁亮反賴得其讀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孔子方

樾謹按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宇爲句殆失其讀也此當以人貌而天虛爲句人貌天虛相對成義緣而葆真爲句與清而容物相對成義虛者孔竇也淮南子氾論篇若循虛而出入高注曰虛孔竇也訓孔竇故亦訓心淑真篇虛室生白注曰虛心也大元斷一切斷心滅斧失初一日刺虛滅刃滅刃與滅斧同刺

子十八

主

虛與斂心同故毅初一日懷威滿虛猶言滿心也說

詳太元經此云人貌而天虛卽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則人共心則天也學者不達虛字之義誤屬下讀則人貌而天句文義不完下兩句本相讐者亦參差不齊矣養生主篇疏者以爲經釋文引李云緣順也緣而葆真者順而葆真也上緣虛字亦爲無義

諸大夫颸然曰先君王也

樾謹按先君下疑奪命字此本作先君命王也故下文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

文王觀於國則列土壤植散羣

樾謹按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一云
植者驅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此兩說竝未得植字
之義宣二年左傳華元爲植杜注曰植將主也列士
必先有主而後得有徒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
也植之訓主說詳羣經平議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樾謹按楚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郭注曰言有三

亡劄也非是

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子十八

望

樾謹按一汝度當作正汝度蓋此四句變文以成辭
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卽一汝視之意所視者專一故
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卽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
南子道應篇文字道原篇竝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
是天地之委形也

樾謹按司馬云委積也於義未合國策齊策願委之
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王使委于三史杜
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
三委字竝同

遯於此者

莊子評議

樾謹按說字無灋字又部徵循也卽今邀字也又曰
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邀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
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是以遇訓邀義既迂曲且于
古訓無徵殆失之矣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樾謹按旣言擁杖而起不嘗言隱几疑隱几字涉上

文神農隱几閔戶晝暝而衍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
孰視其狀貌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光曜不得問上有無有弗應

子十八

雷

也五字當從之惟無有弗應故光曜不得問也此曉
五字則義不備

諸子平議卷十八

諸子平議卷十九

傅清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與榮等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兒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卽本莊子之義是其疏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僂偶也

子十九

一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樾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抱汝生

樾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係也相親係也是抱與保義通抱汝生卽係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猶泥抱字爲說未達段借之旨

夫外轡者不可繁而捉將內轡者不可終而捉將外撻

樾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網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繁

疑繁字之誤繁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苟察微繞如滔滔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繁而捉繆而罿竝言繁謂繁繆繆謂網繆廣雅釋詁繁與網繆並訓經是其義一也繁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嗥而噭不嗄

樾謹按釋文嘭本作嗁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傳堯本作歎卽憂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日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二朱陸王本皆如是蓋以嗁與柔爲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憂也

終日握而手不攢

子十九

二

樾謹按說文無攢字角部覩角覩曲也疑卽此攢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覩爲攢字之所以孳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攢謂手不拳曲也崔云

攢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崔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遨也古字止作徼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遨食乎地遨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遨

者後出字作交者假借字清梁扈篇敍交匪倣漢書
五行志作匪倣匪倣卽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是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
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
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
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
故刪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
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子十九

三

券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誼無益期歛出已以爲物也則旣
言志又言期於義復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
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
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
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耗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有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
綦通期費者綦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
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
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買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客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柳篇毅且差韓
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
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苟
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
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
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子十九

四

明證說木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欽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厥陳與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詰厥
陳也此欽字卽歎之段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
之卽爲道故曰德之欽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
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刑者之貌旣以虧
殘則不復以好醜任懷故移而棄之然云外非譽似
不當以容貌言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之所以蔽離師古注曰彌自放縱也卽此

移守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盡我公羊傳作化我何休注曰有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盡字之義蓋人旣朋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下之質執飽面止是狸德也

徐無光

撻謹按廣雅釋獸狸猶也狸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是狸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驥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此本書以狸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狸狌戶子言貓狌一也釋文曰狸德謂貪如狐狸也未得其義

子十九

五

蔡士無凌許之事則不樂

撻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許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撻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盾自誅章昭高誘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子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改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撻謹按比通作凡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凡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凡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凡其家事韋注並曰凡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凡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庄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城有遺類矣

撻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子十九

六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

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質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出城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踰閭者

撻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踰當讀踰方言謗怒也廣雅釋詁謗也楚人寄而踰閭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閭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日但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於養殊不可通

王躬之敏給博捷矣

憾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活也是以

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養後漢書鄒炎傳

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謂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狃言謂狃性敏給能博捷矢也捷讀爲接兩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子十九

七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僖于邾公羊捷並作接人問曰縕必將乘人而歸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

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

憾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入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聊足而墮之致黃泉人尚有用手卽此義也下文曰人之知也少雖少特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苦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縕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則暢

憾謹按縕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子十九

八

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縣眾聞者也

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眾人耳曰之明此人所共見其聞者非猶丘陵草木之縕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眾之所習雖危猶聞此誤讀聞爲聞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傳謹按下二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仞則壁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旣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曰不當言旣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主之基也明是以七仞據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論其性者欲惡之轉爲性萑葦兼葭始萌以扶吾

形導擢吾性

樾謹按爲性萑葦兼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止性此失其讀也始前以扶吾形導擢吾性者與始相對爲義等之言寢尋也漢書

十九

昔鄭祀志寢等於泰山矣荀子曰等遂往之意也始助以扶吾形等其始足以扶助吾形也導擢吾性言寢等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疏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王齊見事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率罪也李云罰應死人也此失其義等謂率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率之鄭注曰率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乘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率磔人者必張其戶於市故相知推而名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綱穆篇子兮兮手

傳曰子兮者嘆歎也音子子所歸嗟嗟乎率人之苦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第必矣誠損聲正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了當讀爲亟釋文不爲子字作音益失其義久矣

居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商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滯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

十九

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詒呂氏春秋過威篇曰過爲教而過不識數爲合而非不從互爲度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司此文之誤過誤爲過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本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陸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吉爾雅釋言蓋辭裂也釋文曰蓋

舍人木作害是聲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

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爲機子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勿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子乃或言枚傳方自或有也禮記宗義篇庶或饗之

孟子公孫丑篇夫旣或治之鄭註注並曰或有也此

云季真之莫爲機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

子十九

士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塊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蓋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園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爻逆諸自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恩私舊說皆非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醫書日暉部癰之瘡之者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爲癃又五常攻大滿爲其病癃閼日夜無瘥

謂不癃閼也

官事果乎眾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學侃疏曰果成也眾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

彼視三金三千鍾如鶴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蛇

子十九

士

宇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鶴蚊陸氏但言其類而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蛇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出縣以喻三金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觀物一映而已豈乎今按釋文云鵠本作覩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蓋自彼視三金三千鍾如觀蚊蛇相遇乎前也淮南子似誤作鶴則鶴蚊蛇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蛇字使蚊與鵠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鶴雀

與蚊虻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趙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忠之

趙王

樊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駢然駢之前無三世弑

君之事史記趙世家索隱以搜爲駢之子無駢據竹書紀年駢爲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

而立無駢是無駢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

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

訂正

顏淵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樊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與以誤

子十九

三

子十九

西

聽得罪也聽卽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樊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

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樊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

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樊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篤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從之神無惡乎文字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方巖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樊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番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子十九

西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樊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

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既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慎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樊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

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樊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欒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治疑此文亦當同博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

溢孤

欒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殛則殛死多上篇大罰殛之信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皆寃殛辭于羽山釋文並曰殛本作殛

子十九

圭

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欒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脉數然與疏戚貴

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卽五倫也六位卽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莊子評議

欒謹按孔子無不見母事疑仲尼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孟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並見孟子也

十步一千里不留行

說劍

欒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二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故劍

子十九

去

欒謹按詩閨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劍猶治劍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鐵也失之迂曲

棄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意父

欒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

欒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遇當從之讓王篇若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遇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遇字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遇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闕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後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琅冢也此說近之琅猶曉也曉琅本

晏南字應帝王篇以處頤琅之野是也故曉亦得謂之琅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闢闢與琅同外物篇胞有重闢郭注曰闢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曉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

子十九

王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日冥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冥如字又云木亦作暝又音眠當從之

暝眼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暝李善注曰暝古

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司馬云晉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

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義一也玆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真篇曰日暝于洞淵之域卽本之此

搞項黃纖者

樾謹按穀者俗穀也非所施於此穀疑穀之假字說文斬部穀頭痛也黃穀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里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爲曉詰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宵

子十九

大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宵矣徐廣曰宵音猶猶猶裏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

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謂得之

故有貌慙而益

樾謹接穀當作溫溫之言驕溫也苟子不苟穀以驕

溫人是也謹溫與驕溫義正相反

有堅而穀有緩而釤

樾謹接穀者慢之假字釤者憚之良字堅強而又惰

慢紓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樾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

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患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必亂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卽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眞

子十九

尤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明則爲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眞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眞謂以心爲眞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眞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眞下文曰及其有眞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眞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取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眞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天下

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莊子評議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

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

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茲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竝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竝通以用也以之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子十九

平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樾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竝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樾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呂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墜形篇竝曰名川六百

雖然聖人真天下之好也

樾謹按真天下之好謂其真好天下也卽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難佔槁不舍也此求
字卽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佔槁不舍卽所謂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謹按此卽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之意司
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
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爲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
柢也

樾謹接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子十九

主

商衍之寧柢與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氐盡畔秦更
正義曰氐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卯
有毛鷄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